

区块链工业互联网未来发展

——著名战略经济学家管益忻对话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张瑞敏

为调研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在企业中的发展应用，把握工业互联网产业发展未来,近日,著名战略经济学家管益忻一行到访青岛海尔信息产业园区董事局进行座谈交流。

座谈会上，海尔文化产业战略研究院主任汲广强首先介绍了海尔在新时代、新理念下的生态发展、企业战略创新以及在区块链等方面的作法。早已蜚声海外的海尔“人单合一”模式，其构建物联网生态圈,成功应对了今年疫情的种种不确定因素，实现了企业的持续高质量发展。由此而引发国内外不少“海(尔)粉(丝)”企业自发成立“人单合一”研究中心,学习海尔的新样本、新模式。

交流午餐中，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张瑞敏与老朋友管益忻就区块链、工业互联网行了深入交流。张瑞敏先生表示,面向未来的组织一定是基于“人的价值第一”，并高度赞扬管益忻先生对学术理论研究的坚持不懈，不愧为管子的后人。

此次调研中，管益忻指出，海尔能够紧紧把握时代脉搏,应对各种机遇挑战,坚持经营

理念不断创新,成为“世界工厂”,成为品牌全球化中蝉联多年的中国白色家电之冠，实属不易，令人兴高采烈。在这次即宴即兴漫谈中,管益忻发表了以下观点：

时至今日，在指导企业发展战略的理论上,似有一个“回故乡”的问题。于谈话中,他深入浅出地分析了中西方经济发展、经济理论的历史发展脉络，提出当今企业现实运行和长远发展在选择运用西方经济理念中,也要(或者说更要)从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经验及其理论中汲取营养，对于管仲的“尚道经济学”、“尚道管理学”之研究和应用就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上云用数赋智”还可以在“人单合一”模式相融相济中发挥更大作用。管益忻热情地赞誉了海尔“人单合一”在互联网背景下的创新服务、价值创造、海创汇等等都有诸多自己的独特经验。他说,如在相关中小企业转型数字化过程中,从海尔运行交互视角上,应用“上云用数赋智”，这即有可能摸索到许多解决企业在技术、资金、人力的痛点。他还特别强调,知识数据化,数据服务化,场景单元化,生态系统化是极为重



●著名战略经济学家管益忻(左)拜会老朋友、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张瑞敏(右)。

要而实际的实用价值开发问题。

从竞争——交互——协同到共创共赢。管益忻先生说,海尔在与员工、用户协同、交互中共生共赢，构建起了一个又一个共创共赢商业、尚道生态系统,令人甚感已置身“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之意境。这就是说,(海尔)企业由此展开来,同用户、同伙伴、甚至同竞争者共创共融地结合起来,那将会是一个颇具划时代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创举。

交互是一个关键环节。关于美好生活的开发、用户需求问题的辩证解决。管益忻先生指出，一些人说,供给创造需求,这是不对的。单是供给、单是企业,都创造不了需求! 而作为一种欲望性的需要,用户提出了“需求”,但用户自身还是解决不了的。最终必须进入企业供给同用户需求之间的往往不止一次的交互，才有可能形成真正的需求——尤其是有效需求。可见,关键在交互。当然,供、需双方交互到最后还是用户为主。

交流午餐持续了 1 个多小时才结束，老友重逢相谈甚欢，为整个调研活动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启文)

管仲国计：双循环经济思想的启示

■ 程碧波 齐桓仲父大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这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历史上没有现成的,可以直接利用的经验,也不能照办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模式。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政策，需要我们不断总结我国经济政策的成功经验。而公元前 700 多年的管仲无疑是中国古代国计管理思想和理论的集大成者。经济循环的思想在其理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是中华民族治国理政的思想宝库。

管仲(约前 725——前 645 年),字仲,名夷吾,颍上(今安徽颍上)人,春秋前期大政治家。公元前 689 年辅助齐桓公,当政 40 年,改革齐国内政,使齐国成为春秋时第一个称霸中原的大国。齐国因盐碱地多，农业处于劣势,故发展工商业成为齐国国策。管仲很注意国计原理的总结和运用，在当时推行了国家调控经济的一系列措施,包括扩张财政政策、公开市场业务、反垄断、打击金融庄家、推行社保制度等。但这些理论在实际中容易走样，特别是桑弘羊、王莽、王安石等人滥用管仲之法,掠夺民利,使不少人认为管仲之策是国家干预经济,与民争利,贬其为功利之说。即便如此，管仲的学说在中国历史上仍影响巨大。政府支出刺激经济这样的思想乃至措施,几乎每个朝代都有。《管子》一书篇幅浩大,后世有所增删,这使《管子》的成书时间颇有争议。但韩非子多次引用《管子》原文,汉初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也”。又说,“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桑弘羊《盐铁论》中亦多次引《管子》之文,刘向在校订《管子》后重引司马迁的感慨“详哉其言也”。兼之目前史料中,齐国管仲时的经济政策和经济事件,与《管子》所载理论甚合,故倾向于管仲的思想体系与《管子》相合。

中国古代一直很重视商业。商汤曾生产大量奢侈品去换取夏朝的粮食，以贸易削弱夏朝，为最终战胜夏朝奠定基础。商朝覆灭后,经商更为商人立身之本，而周朝也予以保护。《左传》记载,公元前 806 年,周宣王封其弟友于宗周畿,把一批买卖人分给郑桓公。后来郑桓公率众远迁“洛之东土,河济之南”后,同这些商人立下盟誓,“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勾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即商人不能背叛国君,国君不强买和夺取商人货物,不干预商人财产和营业。在上百年的时间里,这个著名的“法律”被牢牢地遵守。管仲当上齐国相国后,进一步提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提出四民分工,“令夫工群萃而州处,相良材,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计制、断器,尚完利。相语以事,相示以功,相陈以巧,相高以智”。“令夫商群萃而州处,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负担担荷,服牛舸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现在有人指责管仲令四民分居,以为压制工商，这值得商榷。士和农也被分居,为何无人指责压制士、农呢? 与其说压制,不如说管仲注意创造分工环境,形成工业区、商业区、农业区、政治文化区,形成了大规模的分工经济，这遥遥领先于古代欧洲自给自



●管仲

足的庄园经济,是斯密《国富论》中一国繁荣的理论基础，当今城镇规划中，就划分商业区、技术开发区等。管仲不但提出分工思想,且付诸实施。管仲令其子弟相袭,除考虑社会稳定外，也考虑了工商业之职业教育:“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而且各民之间并非完全隔绝。《国语》载管仲又行考选制度,每年由乡长将子弟中贤者报告给国君,国君召见,试以官职,成绩好的可升为“上卿之赞”,“是故匹夫有善,得而举也”,“夫是,故民皆勉为善”,“其秀民之能为士者,必足赖也”,“有司见而不告,且有罪”。故无论是什么民,只要有能力就可通过考任或举荐升迁。

欧洲直到明朝以后中国科举制度传人才逐渐废除贵族世袭制。“中国古代‘学而优则仕’,凭学问、凭才干,不世袭、轻特权、‘选贤任能’的教育制度和官吏选拔制度,与 18 世纪欧洲的知识界、启蒙学者们尊重个人的价值,反对中世纪封建世袭制度,通过自由、平等、竞争来攀登仕途高峰的理想一拍即合”。公元前 651 年,齐桓公与诸侯在葵丘会盟,约定诸侯国间的贸易,为商贾提供食宿方便。齐国为外来商人提供宾旅和货栈交易场所。外商货车一乘的提供本人伙食，三乘的兼供给饲料，五乘的并供给厮养人,“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管仲实行“官山海”之策:山指铸铁,海指煮盐。但国家并非完全垄断,而是允许私人煮盐炼铁,国家统一收购,然后确定价格批发给商人经销。换言之,国家仅控制总批发价格,从中抽税,充分考虑了商人利益。管仲减免工商税收,“关几而不征，市廛而不

税”。但管仲并非一味减少赋税,后文将阐述其赋税思想。管仲已经展现给大家一幅现代经济的图像。在某些方面甚至比现代经济更大胆,例如,管仲为吸引天下客商,专设女闾七百。相比距其 2000 多年后到公元 14 世纪一直在鄙视商业甚至禁止商业利润和利息的欧洲相比,中国工商业传统无疑要超前得多,也要强得多。

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循环经济架构

管仲正确阐述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轻重乙》:“桓公曰:‘强本节用,可以存乎?’管子对曰:‘可以为益愈,而未足以存也。昔者纪氏之国强本节用者,其五谷丰满而不能理也,四流而归于天下。若是,则纪氏其强本节用,足适以使其民谷尽而不能理,为天下虏。是以其国亡而身无所处。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存,故善为国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后可以朝天下。’”管仲这段话讲了内循环和外循环的原理。强本,即注重投资,增加供给;节用,即压缩消费内需。管仲认为,增加投资对经济有一定好处，但压缩内循环的消费而依赖外循环的国际市场来解决供需差距,将使经济高速增长(五谷丰满)的同时流失国家财富,本国人民无法享受经济增长收益(民谷尽),其国亡。故善为国者,应提高内需使天下财富为我所用。如何把握双循环，管仲强调了以下几点:

一、紧盯实物财富

管仲对财富有深刻认识。管仲认为,“珠、玉,饥不能食,寒不能衣,费多而益少,故为末用也”,指出国家对财富的态度及后果,“王主积于民,霸主积于将战士,衰主积于贵人,亡主积于妇女珠玉”。管仲注重财富统计。“行其山泽,观其桑麻,计其六畜之产,而贫富之国可知也”,“山泽虽广、草木毋禁,壤地虽肥、桑麻毋数,蓍草虽多、六畜有征,闭货之门也”。管仲指出:“时货不遂,金玉虽多,谓之贫国也。”“时货不遂”,意为“当时货物没有增加”;“金玉虽多”,意为“虽货币很多”。整句话是说,若用以生产和消费的货物没有增加,则一个国家虽货币很多,也只能算穷国。美国的发展印证了这句话。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美国一直是债务国，但正是债务使美国获得大量实物财富,促进了经济增长。中国虽拥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即“金玉虽多”,其实是向美国输送巨额实物财富以供其消费和建设。一般来说,投入消费促进人力资本增长,投入生产促进实物资本增长。中国本国内需不足,人们难以使用生产成果,走上消费低迷、牺牲劳动者福利、资源耗费型的粗放经济之路。金融市场与实物市场相互联系。实物市场是金融市场的基础,没有实物市场支撑的金融市场,无论多么繁荣，都一定是泡沫,最后必定垮掉。企业个体可醉心于金融市场,一个国家若只醉心于金融市场，以为财富是金融市场变出来的,那就危险了。

二、把握货币本质

管仲对国家实物财富的重视并不妨碍他正确认识货币。管仲虽认为货币本身并非财富，却认识到货币在财富创造和分配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故货币本身虽不是财富,却可用来调动社会财富,以配置资源。管仲进一步通过货物储备来调控货币供给、吞吐货币，这正是当代央行公开市场业务的前身。美国 1889 年才开始提出脱离金本位(即不再以黄金数量作为货币总量标准),通过买卖农产品来吞吐货币，使货币不与金银而与国家财富增长相适应，这个货币制度设想后来演化成美国联邦储备制度。管仲关于公开市场以吞吐货币的具体执行措施如下,“田轨之有余于其人食者,谨置公币焉。大家众,小家寡。山田、间田,日终岁其食不足于其人若干,则置公币焉,以满其准。重岁,丰年,五谷登。谓高田之萌曰:‘吾所寄币于子者若干?乡谷之木’若干?请为子什减三。’谷为上,币为下”。这段话谈到国家通过核算后,吞吐谷物、布帛等财富来供应货币。谷为上,币为下,意即国家收购谷物到国库,而货币发行到民间。管仲清晰地说明了货币调控原则:“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十倍。”此原则与当代公开市场业务之原理相同。国家卖出大量收回货币(上),则物价会下跌。国家大量买进产品,则会扩张货币到民间(下),物价会膨胀。管仲注重计算货币量。在《山国轨》中,齐桓公问国家统理财财的方法,管仲回答说:“某乡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谷重若干?某县之人若干?田若干?币若干而中用?谷若干而中币?终岁度人食,其余若干?某乡女胜事者终岁绩,其功业若干?以功业直时而核算之,终岁,人已衣被之后,余衣若干?别群舆,

相壤宜。”管仲有一套严密统计方法来计算国家实物财富，并按实物财富数量计算货币量供给。其详细计算并调控货币的办法为:“某乡田若干?食者若干?某乡之女事若干?余衣若干?余食若干?必得轨程。此谓之泰轨也。然后调立环乘之币。”管仲根据实物财富及其剩余的统计全面计算发行的货币。

三、疏通货币与财富的循环障碍

中国自古认识到货币流通如水。中国古代货币也叫泉币，周朝掌管货币的机构叫泉府。管仲说明了货币储藏对货币流通的危害。不少学者指责管仲搞大锅饭,打击富豪,此看法值得商榷。当时齐国以商业立国,何来搞大锅饭、均贫富之说? 管仲根据货币流通的机理提出调控目标和手段。西方政治经济学创始人魁奈就说:“铸币是在和其他财富交换时用来支付的,对国家说是作为买卖之间的媒介担保,如果把它留置于流通之外,不把它用作财富和财富交换的媒介，就会对维持一国财富的不断继续上不起作用。铸币的积聚”越多，不能更新的财富就愈多,国家也愈贫困。因此货币只有不断地作为财富和财富的交换媒介时,才是一国真实的能动的财富。”

管仲说:“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亩之数矣,计本量委则足矣。然而民有饥饿不食者何也? 谷有所藏也。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数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然则人君非能散积聚,钧狭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则君民虽本趣耕,而自以以为铸币而无已,乃令君民下相役尔,恶能以为治乎?”管仲谈到两个藏:一是以谷物为代表的实物财富储藏；一是追逐利润的货币储藏。管仲指出,在实物及货币退出流通,大量进入储藏后,国家常会增加货币供给,导致更深的经济危机。此即经济危机中通货膨胀交替出现的原理:因储藏,流通货币不足,经济萎缩—国家强行增加货币供应—货币总量过大,为将来通胀埋下隐患。

对于通货膨胀的实物根源、表现及后果,管仲同样论述深刻。《管子·乘马》:“黄金者,用之量也。辩于黄金之理,则知侈俭,知侈俭,则百用节矣。故俭则伤事,侈则伤货。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侈则金贵,金贵则货贱,故伤货。货尽而后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后知货之有余,是不知节也。不知量,不知节不可谓之有道。”之所以用黄金作为衡量物价之标准,是因为黄金供给量有限,不能由国家任意供给。经济萧条时,国家只能铸币来增加货币总量，却很难增加黄金供给来增加货币总量。所以黄金就具有和实物一样的性质,不与其他钱币一起升值或贬值。故金贵,则实物资,其他钱币贬值,物价膨胀;金贱,则实物美,其他钱币升值,物价萎缩。这段话指出一个似乎矛盾但却很深刻的现象,即货币扩散现象。“侈则金贵,金贵则货贱,故伤货”,意即“若需求过多导致货币过多进入市场，则在物价还未普遍上升的时候浪费掉大量的实物财富”。在经济过热时,物价膨胀与实物资源浪费是一对孪生兄弟。“货尽而后知不足”,当资源因浪费而短缺,通货开始膨胀,货币扩散转为高涨的物价水平。因此,管仲认为社会经济的危机有两种可能。一是消费过少,需求不足,物价低迷,生产萎缩,经济萧条；二是经济过热,生产和消费的资源浪费,通货膨胀。实物资源被大量浪费后,生产能力最终萎缩。